

開州志卷之六

王崇慶集

人物志第六

王崇慶曰夫所謂人物者踐形而範物皆是也是故或以德行文學或以忠孝節義或以政事隱逸要歸其同而已固無俟於標其類也於是隨其世代以書而以貞烈終焉

漢汲黯景帝時為洗馬武帝時為謁者守東海詔為主爵都尉徙內史拜淮陽太守黯性倨數直諫上嘗以問莊助曰使黯職居守官無以踰人至其

開州志

卷之六

乙

輔少主守成招之不來麾之不去雖自謂賁育亦不能奪也上曰然古有社稷臣黯近之矣

王崇慶曰夫前輩之流風餘韻其有流而不泯者邪吾即而考焉是故侯英得黯之剛王佐得黯之直甘澤得黯之正然直而遂也正而諒也剛而褊也故又不及古之人焉然則柰何曰學學之道柰何曰中焉止矣

汲仁黯之弟武帝以黯故官仁至九卿

汲偃黯之子武帝亦以黯之故為諸侯相

段宏濮陽人始事蓋侯信信任宏宏亦再至九卿

京房師焦延壽學易甚精元帝朝以孝廉為郎所言屢中時日食陰霧房數上䟽指陳時政得失石顯輩疾之出為魏郡太守治郡有聲本姓李推律自定為京氏

王崇慶曰夫易所以崇德而利用也吾觀夫京房之受學於焦生其亦有補於元帝之朝也乎然君子孤小人衆易所謂大往小來見幾而作不可榮以祿者也魏郡之出免於噬臍幸矣及觀其推律自定為京氏似又泥情於外聞惑志於小說未可法也然則人之姓

開州志

卷之六

二

可以輕改為哉

謝弼才能直亮為鄉里所宗建安二年詔舉有道弼與東海陳敦公孫度俱對策除郎中時有青蛇見前殿拔木弼上封事言和氣應於有道妖異出於失德時惡其言直出為廣陵府丞

東漢

索盧放以尚書

今之書經是

教授弟子千餘人光

武徵為諫大夫數獻忠讜尋以病去不復就徵瑕丘蕭奮以禮七十篇授同郡后蒼后蒼授梁人戴德及戴兄子聖是為大小戴也

瑕丘江公傳穀梁春秋與顏嚴氏三家各立博士

見後
漢書

王崇慶曰按瑕丘澶地則三氏為澶物無疑然皆傳經漢世嘉惠後學卓乎可尚顧秉筆者以不錄使之流落散逸宜乎澶人不知其為故鄉人物與

晉吳隱之字處默濮陽鄆城人魏侍中質六世孫也美姿容善談論博涉文史弱冠而介立有清操年十餘丁父憂每號泣行人為之流涕事母孝謹及其執喪哀毀過禮與太常韓康伯鄰居康伯母殷浩之姊賢明婦人也每聞隱之哭聲啜投筋為

開州志

卷之六

三

之悲泣既而謂康伯曰汝若居銓衡當舉如此輩人隆安中為廣州刺史有貪泉隱之飲而賦曰古人云此水一飲懷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在州清操愈勵後拜度支尚書授光祿大夫

魏李庶頓丘人也祖平魏尚書僕射父諧大司農各有傳庶方稚好學甚有家風歷位尚書郎司徒掾以清辯知名常攝廩司接對梁客梁客徐陵深嘆美焉

後魏李邕字穆修頓丘人也幼而俊爽有逸才著作佐郎高陽王雍友凡所交遊皆倍年俊秀才藻

之美為時所稱

李崇字繼長頓丘人文成后之仲兄誕之子也年十四拜主人中散襲爵陳留公鎮西大將軍時巴氏擾動詔崇鎮上洛勅發陝秦三州兵送崇至治崇辭之乃輕將數十騎馳到上洛宣詔綏慰人即帖然邊戍掠得齊人者悉令還之南人感德後崇自攻靈珍靈珍速戰敗走奔漢中高祖在南陽覽表大悅曰使朕無西顧之憂者李崇之力也

李誕頓丘人文成皇后之父爵陳留公

李諧字虔和頓丘人也風流閑潤博學有文辯當

開州志

卷之六

四

時才俊咸相欽賞受父前爵彭城侯

南北朝宋吳慶之字文悅濮陽人也寓居吳興為揚州刺史王義恭曹佐及義恭誅慶之自傷為吏無狀不復仕終身蔬食後王琨為吳興太守欲召為恭曹答曰某素無人世情直以明府見接有禮所以奔走歲時若欲見吏則是畜魚於樹栖鳥於淵耳不辭而退琨追謝之望塵不及矣

王崇慶曰吳公殆孤高自遂卓立風塵之表者與夫其不欲苟事王琨必有以也托辭意外得明哲之道矣

竇瑾字道瑜頓丘衛國人自高祖成為頓丘太守因家焉瑾少以文學知名自中書博士為中書侍郎

南齊吳苞字天蓋一字懷德濮陽鄆城人也儒學善三禮及老莊宋太始中過江聚徒教學葛巾蔬食二十餘年與劉瓛俱於褚彥回宅講授瓛講禮苞講論語孝經諸生朝聽瓛晚聽苞也齊隆昌元年徵為太學博士不就始安王遙光立館於鍾山下教授朝士多踵門焉當時稱其儒者自劉瓛以後聚徒講授惟苞一人而已以壽終

開州志

卷之六

五

隋李若頓丘人與武城崔儵俱見稱重時人為之語曰京師灼灼崔儵李若

華秋汲郡臨河人也幼喪父事母以孝聞家貧傭賃為養其母遇患秋容貌毀悴鬢髮頓改州里咸嗟異之及母終之後遂絕櫛沐郡縣嘉其孝具以狀聞煬帝降使勞問表其門閭

唐李仁頓丘人官至左史著格論通曆等書行於時

吳武陵濮陽人本名侃後改武陵嘗薦杜牧於崔拔牧異等人服其知人

杜暹為婺州叅軍秩滿將歸吏以紙萬餘張贈之暹惟受一百時人嘆曰昔清吏受一大錢復何異也

王崇慶曰夫辭受道也不可苟也孟子曰一介不取是也吾觀劉寵之去官也嘗受父老一錢夫一錢之受是亦受也苟非義則亦安可取也故知寵之一錢不可為廉則知受紙百番者無論矣語曰差之毫釐謬以千里

杜鴻漸暹之族子也天寶間祿山為亂皇太子按軍平涼莫知所適鴻漸說曰朔方天下勁兵靈州開州志用武地今天下列城堅守以待王命殿下治兵長驅逆胡不足滅也太子喜曰靈武我之關中卿乃吾蕭何也

杜承志濮陽人武后時為御史懷州刺史李文暕為人所告承志推驗無實文暕宗室近屬也卒得罪承志貶為方義令遷天官員外郎見羅織獄興移疾去官卒於家

杜鵬舉暹族兄也與盧藏用隱白鹿山授醫蘭陵蕭亮遂窮其術後歷官拾遺玄宗東行河因遊畋上賦以諷終安州刺史

李文綢臨河草莽之民也事親盡孝居喪盡哀以孝弟名朝野

王崇慶曰李文綢事親盡孝居喪盡哀其殆近乎天民矣曾謂草莽之民而有是哉夫君子盡性修道國之寶莫大焉乃若朝野之名吾何心雖然務實而守已為士之分也薦賢而用才有官之責也李文綢之事有足徵矣

宋杜宗會為邵武令

張田澶州人登進士第為應天府司錄歐陽修薦判廣信軍歷知數州有善跡

開州志

卷之六

七

晁迥字明遠澶淵人自父徙家彭門從王禹偁學太平興國五年進士至道末擢正言直史館入翰林為學士加承旨眷禮優厚

晁宗慤字世良文元公迥之子也以父蔭為秘書省校書郎屢獻歌頌詔試賜進士及第

晁端友宗慤孫也以進士官新城令

晁端禮迥四世孫中熙寧六年進士兩為縣令忤上官坐保甲事中以危法廢徙宣和間以承事郎為大晟府協律三閱月而卒其從姪說之志其墓晁說之字以道文元公玄孫讀書知禮與陳叔易

俱隱嵩山世以舊家稱之後中元豐五年進士慕
司馬光為人自號景迂司馬光號迂年未三十蘇子瞻
以著述科薦之

晁補之宗慤之曾孫父端友工於詩補之幼豪邁
英爽不群聰敏強記七歲即善屬文誦千言王安
國慎許可一見大奇之十七歲從父官杭州倅錢
塘山川風物之麗著七述以謁通判蘇軾蘇軾先
欲有所賦讀之嘆曰吾可以閣筆矣由是聲名籍
甚舉進士試開封及禮部別院皆第一而考官謂
其文辭近世未有遂以進御神宗閱其文曰是深

開州志

卷之六

八

於經術者可革浮調澧州司戶叅軍北京國子教
授山谷亦以補之文章有漢唐風味可以名世石
林葉氏以補之卒能自成一家惟張文潛與之抗
衡是以後世謂之晁張云所著有雞肋編百卷楚
辭後語六卷詞一卷行於世

王崇慶曰世未嘗乏文章而亦未嘗不有晁
氏然而樂於品題審於藻鑑如東坡山谷固
鮮悲夫

晁詠之少有異才調楊州司法叅軍未上時蘇軾
守楊州詠之倅州事以其詩文獻軾曰有才如此

獨不令我一識面邪乃具叅軍禮入謁軾下堂挽而上顧坐客曰奇才也復舉進士又舉宏辭科一時傳誦其文為河中教授所著有崇福集

王崇慶曰坡老才高一世宜其獨亢自遂而屈已下賢獎拔士類如此若之何可及然後知古人之才其諸異乎今矣

晁冲之字叔用冲之在群從中亦有才華而獨不第紹聖以來黨禍既作超然獨往早受知於陳無已呂居仁江西詩派二十五人冲之與焉所著有漢宮春梅詞行於世

開州志

卷之六

九

晁謙之澶州人渡江親族離散謙之極力收恤因居信州仕宋官敷文閣直學士卒葬鉛山鷺湖子孫因家焉

晁伯宇鎖庭中進士第黃魯直嘗薦之於蘇子瞻子瞻曰伯宇詩騷細看甚竒麗信乎其家多異才也雖然凡文至足之餘溢為竒偉今晁文涉竒似太早可作切磋之語以告之非謂其偉也恐傷其邁往之氣耳後卒官封丘丞所著有封丘集行於世

晁公武叔用子也丙午之變衣冠盡南渡公武挈

家西入於蜀過江以後能言當時理亂興喪之由道往事誦京洛遺風又能達之文辭乾道中起知興元府百廢俱舉庭無滯訟後至侍郎自六世祖太傅迥京師居第坊扁昭德故其子孫皆號昭德晁氏旦以名集云

王崇慶曰以予觀於晁氏世多聞人彬彬如也炳炳如也可謂盛哉然自宋元而還未有以登郡乘非缺典與門人晁生璪方自以為晁明遠後而又自恨其譜系無所從而考焉因命其宜慎所處昔狄青既貴不敢上附梁

開州志

卷之六

十

公則與郭崇韜拜子儀之墓者異矣然則晁生之慎所處而可居狄青下邪

元李可道初任大名府威猛合宜衆畏而愛由左司郎中授嘉議大夫荆比道按察使子好謙蔭廣平尹後轉合肥

盧克柔兄仲敬平江田賦總管克柔賦性豈弟歷官平正由江西廉訪叅議中書省事天官尚書轉河南行省叅政子豆翰林待制文章事藝見稱一時次景衢處二路總管孫僧嗣以祖蔭知遼州兄子彥振累官至濮陽知府

魏誠甫由中書掾歷官朝散大夫行泉府少卿器
宇洪遠臨事有方子元凱太原府提舉孫恭蔭山
陽丞

郭昂自林州卜居於此習刀槊能挽強粗通經史
工於詩至元初上書言事廉希憲材之授山東統
軍司知事累官昭勇大將軍廣東宣慰使都元帥
所至招降猺獠擒討蠻酋人服其威信卒贈湖廣
行省叅知政事謚文毅號野齋有詩稿藏於家子
五人長震承襲懷遠大將軍出鎮杭州次豫廣西
宣慰副使次惠延平路總管次謙屯田提舉次坤

開州志

卷之六

十一

知益陽州震孫襲萬戶職惠子貢吉水州判次嘉
王崇慶曰郭昂氏好武而能文徒開而大其
家世庶幾以忠孝名一時風流振累代至於
今耿耿江左之謝氏殆不足侔矣嗚呼盛哉
邢昭南京路制中知濟睢二州子承襲保慶推官
次儒教授

孟顯河南省譯史以大中大夫東平路總管致仕
高處仁餘姚吳江長興三州知州孫蔭武康主簿
李宗亮承父祖軍功襲金牌千戶金牌元之近衛
軍若今之錦衣漢之金吾固其類也母頓氏年二

十九夫死終其身不嫁宗亮頗讀書子璵襲職
王祚任帥府經歷改長垣尹有善政子義卿信卿
俱以孝義稱

杜榮昌仕至福建行省員外郎子良由中省譯史
轉輝州知州同知德安府事

高坦任西臺御史河南行省員外郎

伯顏一名師聖曷刺魯氏生六歲受孝經論語即
成誦早喪父授業宋進士黃坦學貫經史學者求
相資難隨問隨答至正四年以隱士徵授翰林待
制與修國史既歸再起為江西廉訪僉事數月以

開州志

卷之六

十一

病辭四方來學者千餘人時號河朔夫子河南賊
蔓延河北伯顏以鄉民為什伍用自保賊知其名
生劫以見伯顏罵不屈引頸受刃與妻俱死有司
上其事封范陽郡侯謚文節有論孟語錄兵燬學
庸心法傳於世

王崇慶曰伯顏始吾以為真儒也及觀其處
變然後知其未聞道也夫道時而已故當其
可者時也夫以伯顏非有官守時未可去乎
雖踰河蹈海可也而竟守其死未善其道一
何取與不然曾子越寇之難率門人而去將

謂曾子非乎嗚呼向使伯顏見幾而去吾見其為曾子之伯顏矣而未有是也其斯以為

伯顏與

郭嘉有大志舉大定進士累官禮部員外郎會遼陽騷動授廣寧總管既至賊勢日張孤城無援賊遣使脅之降斬其使開門督戰死之謚忠烈其子蘭國子學正嘉野齋之孫也

楊崇喜本唐兀氏也國子生博學好義至正末中原多事兵食方急崇喜輸米五百石草萬束以助國用而不求名爵又創建廟學養士割良田五百

開州志

卷之六

十二

畝為贍朝廷以其事下中書賜崇義書院

劉陶至正間同知平江路事捐俸以鑄祭器凡一百五十有八

王崇慶曰陶也不忘本矣若崇喜之輸粟助

國建學養士義聲卓卓所謂富而好禮非與

明紀著從業顏師聖所得益深元季盜起率鄉人

隱居避難 洪武壬戌詔舉逸才有司薦之授萍

鄉教諭復召入授僉都御史禮遇甚隆時年已七

十尋抗疏歸

王崇慶曰著以逸民受知

高皇何其榮也垂老而歸得保身之道矣然而志稱其所得益深顧未有述焉且國初亦未聞有一言之及豈所謂恬退清修果於韜晦者與

張忠才識過人遊太學有聲歷官盡職初擢刑科給事中陞兵部右侍郎轉刑部左侍郎

吉惟善進退雍容有儒者風學尤邃於性理以經明行修舉不就惟講明經史訓誨後進俱見府志

劉矩制行端謹學問淵深士多宗師焉見州志

紀振穎敏過人歷兗州汝寧武學教授陞考功員

開州志

卷之六

十四

外郎宦遊三十餘年囊無長物見府志

王崇慶曰我澶先進風流足以振起後學多矣然而慶於故志得四人焉忠也拔其尤不滯其用善也藏其學不露其蘊其人物之偉然者與乃若矩則沉而潛博而雅也振則毅而溫介而正也其又何可及也彼強作解事者顧敢謬為大言曰科目無人吁其亦不知量之甚與

貞烈唐愍女姓高氏名妹妹父彥昭事唐李正巳及子納拒命質其妻子使守濮陽建中二年彥昭

挈城歸河南劉玄佐納屠其家女時七歲母憐其幼請免死為婢許之女不允曰母兄皆不免何以獨生將被刑徧拜四方女問故母曰神可祈也女曰我家以忠義誅神尚何知問父何在西向哭再拜就死德宗駭嘆詔太常謚曰愍有李翱碑

王崇慶曰夫高愍女何可當也方其永訣惻怛使仁者痛心矯矯振邁使勇者奪氣變而知順使智者屈服此雖烈丈夫難之而況女子七歲者哉是故上以增唐室三百年社稷之重下以垂千萬世父子之道高愍女何可

開州志

卷之六

十五

當也

元姜氏谷有源之妾也有源至正末判薊州遘疾且死謂其妻妾曰吾病必不起汝輩肯從予乎姜氏曰諾及夫卒遂縊死同葬事聞勅旌其門

明劉氏清河里人王莊兒妻也甫一歲夫避兵河南溺死劉方年十八母憐其幼且無子欲嫁之劉氏以死自誓從姑終其身事聞勅旌其門

楊氏處士成之長女歸里人劉允貞克盡婦道劉以光祿膳役南京卒遺子一曰本甫一歲携孤扶襯歸葬焉誓不再醮教子本業儒舉永樂庚子薦

景泰乙亥有司以聞勅旌其門有劉矩碑以上俱舊志

劉玉桂永康里人也劉肅之女玉桂少有冶容正德七年薊賊劉七之黨流劫至開玉桂為賊騎所獲將犯之玉桂知不能脫給之曰俟吾母來從汝矣賊使人求其母至則母勸女玉桂曰吾謂母來一見乃死耳豈從賊耶賊怒其誑已尋殺之復以刃裂其兩頤焉以下俱新增

王崇慶曰士之美才者多曲學女之冶容者多誨淫桂也而姿而色而節罔缺雖並駕高愍女可也大書而錄獨勵女婦也哉

李氏夾岡里人白士強之妻也正德六年薊盜為亂至開轉掠至李家李氏方抱幼兒據榻賊見而悅其色欲犯之且令釋其子以從李不應賊以刃逼而恐之曰視此不然便當死此耳李曰我良人妻柰何從爾賊賊怒其言直且不從已併其子殺之其夫自外至將與賊格鬪力不支遂亦遇害

陳氏由義坊人年十九歸郭村里張允之子慶慶有疾垂半年陳氏每祝神求代焉謂其夫曰汝若死母必嫁我二兄嫂已有明徵矣吾不如一死以從汝其庶幾免此乎言之淚下如雨是夕即自經

於室明日其夫慶亦死雙柩並出合葬郡人哀慕焉

王崇慶曰李氏不辱於盜是為不辱其夫陳氏恥於再醮與夫同死是為無忝其生雖致死各異其賢一也夫好生惡死人之情也而二氏顧視死如歸曾無難色豈其所性固與人殊也天之正氣人之良心夫固有以使之也顧世之淫奔無恥者方笑此以為愚嗚呼彼以淫奔為賢也哉

劉氏潘村里劉鉞之女同里馬載圖之妻也載圖

之父偉為太學生嘗教載圖刻苦於讀書然而未之能大遂也乃正德十五年間載圖忽邁疾在榻劉氏侍湯藥惟謹未幾載圖死劉氏哭泣惟哀比其葬也劉氏亦自經而死旋復合葬是時淮陽潘公墳同知郡事郡學生王緯以其狀聞於潘潘慨然曰是吾責也况風化攸關而可緩邪即具疏以上詔旌其門曰貞烈今從祀高愍女祠有余珊瑚碑梁梅女者黃城里梁相之女也年方十有八許聘同里李東周末娶東周讀儒書與女年相若嘉靖三年十一月東周病且革密令其姊李氏遺梅以

巾若將示同穴者梅心許之越十二月東周果卒女聞而痛將自經以母防衛之故未果也他日其母歸寧女遂死東周之父李倫往白女家因取而合葬焉

王崇慶曰夫梁梅女未于歸也李東周末親迎也而梅女遺巾之約至不相忘於既卒豈獨不負李東周哉梁梅之事蓋十年於茲幾於淪落不傳近始得之劉子紳劉子紳得之王生鴻王生鴻得之里之父老云愚慨夫大道日衰綱常日壞而男女一倫尤甚焉故於梁梅之事喜其有聞而悲其晚也嗚呼彼不幸而泯沒無亦多乎

劉氏者生員王繼芳之妻慎德坊劉堯之女也小字淑珍繼芳繼娶幾二十年然無出焉嘉靖十三年夏六月先是繼芳入試提學御史困不得意而還心殊忽忽既而成病沉卧一榻劉氏必欲先繼芳死繼芳止之因而泣曰吾先亡室氏遺子男一幸且為郡庠弟子員復遺女子一行且及笄汝其撫而存諸即吾死無憾淑珍收淚佯應曰諾然心固必欲死也未幾繼芳卒淑珍哭之哀自夜達旦

其姑聞而心益憐之且恐其死防衛甚至越數日
淑珍乘其姑睡熟乃沐浴整裳履潛入其夫柩前
閉其戶遂自經比姑覺而往救之則已死久矣時
八月二十六日也繼芳鄉先生進士彧之曾孫志
學而好義交友重平生之約與其兄繼和熙如也
乃其繼室復且完節惟恐人之奪已芳可謂沒而
寧矣慶也濫秉郡志筆志成而節婦出若重有獲
也謹錄之附貞烈後俾觀風者采焉復系之辭卓
彼美人厥德孔良有哀其夫厥心孔剛從容就死
厥道孔章嗟嗟人生倏忽如寄亦既避害亦既趨

利堂堂男兒曾幾節義茫蒼乾坤群生如屯於惟
三綱是為道門羲皇既遐古風斯昏我懷淑珍有
涕沾巾人誰不死空復成塵賁我郡乘聲流萬春